

《刊叢究研說小國中》

小 說 金 瓶 梅

著 / 雲子魏



魏子雲著

小說金瓶梅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小說金瓶梅／魏子雲著，--初版，-- 臺北市：臺灣

學生，民 77

16,445 面；21 公分，--（中國小說研究叢刊；8）

新臺幣 330 元（精裝），--新臺幣 280 元（平裝）

1.金瓶梅一批評，解釋等 I、魏子雲著

857.48 / 8543

小說金瓶梅（全一冊）

著者：魏子雲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書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三二四一五六・三三一〇九七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信利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德昌街二六一巷十號

電話：三〇五二〇三八
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

座電話：三三八〇五八〇七

定價精裝新臺幣三三〇元
平裝新臺幣二八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初版

8565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自序

一

自從「金瓶梅詞話」於民國廿一年出現之後，該書的成書年代以及作者是誰？遂有了一番新的探究。如鄭振鐸的「談金瓶梅詞話」●，吳晗的「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」●，業已否定了傳說三百餘年的王世貞之苦孝說●。把該書的成書年代，結論到萬曆中葉●。

可以說，鄭振鐸與吳晗的這兩篇文章，所提證據雖少，但據以推釋出的結論，則是正確的。因為他們的立論，處處悉以歷史的因素為基，如「清明上河圖」的收藏過程，無法與太倉王家連上關係，毒殺嚴世蕃的傳說，也與史實不符。再根據寫在書中的「女番子」以及「時尚小令」，都不能上置於嘉靖。鄭振鐸則又從欣欣子敘文中的「前代騷人」之說，也認為嘉靖年間人把相距不過廿餘年或五十餘年的成弘間人，如丘瓊山、盧梅湖、周靜軒等，與唐宋間人並稱為「前代騷人」，嘉靖間人當不會如此的。放在萬曆間，這說法就成立了。

試想，鄭振鐸與吳晗二人的此一根據歷史因素研究出的結論，我們如不能提出新的證據，一一予以否定，憑著什麼再把「金瓶梅」的成書年代，再上推到嘉靖間去？

所以我要說：從事考據怎能忽略歷史因素！

一一

近數年間，大陸在「金瓶梅」的研究方面，業已風起雲湧，掀起了繼「水滸傳」與「紅樓夢」之後的另一高潮。論文的刊出，有如雨後春筍。論者亦率多在成書年代及作者是誰的範圍中著眼。論說雖然雜亂，歸納起來，也不外嘉靖萬曆二說。至於作者，王世貞之說，雖已沈寂，李開先從說書人底本寫定說，卻又起而代之。由於持此說之徐朔方與吳曉鈴二位先生，乃年高德劭之老教授，在學術上已有其崇高地位，是以附從此說者甚夥。曾被轟抬過的徐州張遠芬之賈三近說，已無附和者了。另一位上海復旦黃霖之屠隆說，除了我全力支持此說，在大陸，似還未能引起共鳴。

關於上述「金瓶梅」的成書與作者問題，如以歷史因素來說，「李開先從說書人底本寫定說」，連立說的基礎都沒有。何以？從嘉靖到萬曆，沒有任何人記述過曾有說書人說「金瓶梅」的紀錄。如果「金瓶梅」已騰諸於說書人之口，其流行的情況，該是多麼的熱鬧。怎會無人去記述它？沈德符對於「金瓶梅」一書，說了這麼一句話：「此種書必遂有人版行，一刻則家傳戶到。」沈德符的這句話，無論是否是出之於沈氏之口，這話都是萬曆年間的社會實情。試問，此書如在嘉靖中葉即已流行於社會間，且已傳之於說書人之口。何以無文字紀錄？何以遲遲七八十年無人刊行？只憑這一點，即足以否定了「李開先從說書人底本寫定說」。因為它沒有立

說的基礎。

此一問題使我不解的是，像徐朔方先生這麼一位有學問的老學人，怎會堅持斯見而不渝？

三

至於「金瓶梅」的成書問題，應分兩個階段來探討，即今之刻本「金瓶梅詞話」及其以前之傳抄本「金瓶梅」。此一論點，在距今八年前我著手寫作「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」一書，便已舉證演述。嗣後又在「金瓶梅筍記」、「金瓶梅原貌探索」兩書，再予詳細舉證肯定。可以說，傳於今世之刻本「金瓶梅詞話」乃第二次改寫本，成書於天啓，也是無法否定的事實。我的證言在這三本書中，例說得夠多了，也夠詳盡了。遺憾的是，今之研究「金瓶梅」的成書年代及作者是誰？仍以「金瓶梅詞話」爲之例說，焉能道出正確的立論。傳抄時代的「金瓶梅」，是不是西門慶的故事？還是一個問題呢●！

今者，我又從「金瓶梅詞話」第五十六回的「祭頭巾文」，尋得了證言，更加證實了「金瓶梅詞話」改成於泰昌天啓間。本書中的這篇「別頭巾文」的證言，便說明這些。

按今能見到的「別頭巾文」，除了「金瓶梅詞話」，另外尚有僞託「卓吾居士李贄編集、一衲道人屠隆參閱」之「開卷一笑」卷五及「羊洛敕里、起北赤心子彙編」、「建業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閱」之「綉谷春容」卷九，亦刊有該文。

如對照這三本所刊文辭加以比勘，除了「綉谷春容」未刊文前詩，文中脫漏亦未引發足以

討論的問題，但卻發現刊於「金瓶梅詞話」中的文辭卻改了。譬如「開卷一笑」本中的這句：「南京路上陪人幾次，東齋學霸惟吾獨尊。」金書則改爲「東京路上陪人幾次，兩齋學霸惟五獨尊。」顯然是爲了遷就「金瓶梅」的歷史背景，方始把「南京」改爲「東京」，又感於「東齋」的「東」字犯重，遂又把東字改爲「兩」字。這一點，不得不令人去深入思考。

第一，「開卷一笑」卷九之「太倉庫偷兒」，有「萬曆中」字樣，該書之成，顯然在萬曆以後。

第二，「綉谷春容」卷十二，有一篇「萬曆登極改元詔」。揆之語氣，其成書自亦是萬曆以後。關於以上兩個問題，業已肯定這兩部書，都是萬曆以後，最早也是天啓初年編成的。那麼，「金瓶梅詞話」在它們前還是後呢？

這一點，須要我們繼續推敲的是，「開卷一笑」卷五中的「祭頭巾文」，是有作者名字的，叫「一衲道人」，而且這位「一衲道人」，又是「開卷一笑」的「參閱」者「屠隆」。至於這位「一衲道人」是不是屠隆？可不去管它，但主持編集「開卷一笑」的實際編集人，竟把這篇「祭頭巾文」僞託在屠隆頭上，則可據以蠡測「祭頭巾文」，非屠隆以前的人所作。如以明代人僞託作者姓名的常情來說，他不去僞託嘉靖時代或再前時代的名士，偏偏僞託屠隆，也就足以推想這位僞託者，必是屠隆以後的人。那麼，「開卷一笑」中的「祭頭巾文」，應是早於「金瓶梅詞話」的本文，可能性較大。保守一點說，也應是同時的。

何況，我們又在馮夢龍編寫的「魏忠賢小說斥奸書」的「凡例」中，尋到「金陵游客」馮

夢龍寫「頭巾賦」的紀錄。這篇「祭頭巾文」乃馮夢龍所作，也有了鮮明的指標。蓋「開卷一笑」亦馮夢龍編也①。

如今我已尋到如此多的直接證據，肯定「金瓶梅詞話」是馮夢龍參予的改寫本，連「欣欣子」與「東吳弄珠客」都是馮夢龍的化名●。研究「金瓶梅」的人，若是仍不承認「金瓶梅詞話」是改寫本，那他們的研究，就要繼續走冤枉路了。

四

「金瓶梅」的語言，極為駁雜。如從整體來看，全書悉以「北方話」（官話）為主，但又爲了去符契故事的山東背景，遂時時加上大家皆知的齊魯語態。且又不時寫了一些燕語（京腔）在內。然而，卻洗滌不了作者自己慣用的吳越語態，（還有生活上的衣、食、住、行之江南風尚。）顯然地，以「金瓶梅詞話」來說，乃江南吳越人所作也。

關於此一問題，我在其他論文中，業已說了不少，這裡我就不再多加例說了。

最值得一提的，是張遠芬的「金瓶梅新證」，他爲了強調「金瓶梅」中的語言是他山東嶧縣話，竟摘錄了八百餘條。實則，那些話不僅他們山東嶧縣人那樣說，其他各縣的人，也那樣說。甚至北到東三省南到川黔雲桂的人，也那樣說。何以？因爲中國人說「北方話」的區域太廣了●。

正由於張遠芬年輕，未嘗出乎大江南北，僅憑一隅局面之知聞，那裡有能力去談論「金瓶

梅」的語言，螳臂擋車，螳螂撼樹，自不量力已耳。是以後來張遠芬又自動修正爲是「魯南方言」，又修正爲「魯南、蘇北」以及「皖北」等區的方言，不堅持是他家鄉縣話了。

張遠芬還接二連三的來「辨正」我的「金瓶梅詞話注釋」（我只見到其一，附錄在「小說金瓶梅」後面，他的辨正，十之七八是錯的。）我已寫了答辯，文在本書中。這裡不說它了。

關於「金瓶梅」的語言，大陸的語言學家，已有人參加討論，我讀了朱德熙先生的一篇：「漢語方言中的兩種反覆問句」（刊一九八五年「中國語文」第一輯），還有張惠英先生的「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？」、「金瓶梅中值得注意的語言現象」、「金瓶梅中杭州一帶用語考」。

朱德熙先生的這篇文章，寫得非常精雋，惜乎論點及旨趣有偏差，期爲沈德符說的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，乃陋儒補以入刻的問題，提出證言肯定，結果未能達成。但朱先生以其語言學家的治學方法，爲研究「金瓶梅」者，提供的方向，則令我欣佩與感激。說來，還是張惠英先生卻是站在純學術的立場，不偏不倚的提出了「金瓶梅」的語言問題。張先生的這幾篇論述，有功於「金瓶梅」研究，眞格是功莫大焉！

五

從事學術研究，立說衍論，首賴證據，亦即大家習謂之「有一分證據，說一分話」。有了問題上的意念，固可大膽的去假設，仍須小心去求證，求到證據，方能去立說衍論。如「李開

先寫定說」，既未求得嘉、隆、萬三朝之演說「金瓶梅」之紀錄，此一意念，便無從立說。這一點，是立論的基礎。等於建築房屋，必須先取得建築基地，然後再去鳩工庀材，在基地上建築起計畫中的房屋。若未求得建築基地，雖已鳩得良工庀得上材，也是枉然。一堆散漫的材料而已。

徐朔方的「李開先說」，堪以上說喻之。

法國小說家紀德（ANDRÉ GIDE 一八六九—一九五一年），說過這麼一句話：「抬起頭來，不要看天空，看地平線。」這話我一直放在心頭，時時警惕自己要腳踏實地的一步步向前走。決不昂頭看天空（不空想）。所以我從事「金瓶梅」研究這多年來，從未想著要去立大說。那種「不飛則已，一飛衝天；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」的奮進性格，是我最厭惡的豪情。所以，在我接觸到的「金瓶梅」研究者（接觸到的論文），最欣賞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馬泰來先生。他首先提出的謝肇淛之「金瓶梅跋」，以及論文「麻城劉家與金瓶梅」、「諸城丘家與金瓶梅」，雖文之篇幅不大，其所舉史料，則給「金瓶梅」的研究，闢出了新局。老實說，我這本「小說金瓶梅」中的論文，得益於馬泰來先生者，良多！良多！

俗謂：「從大處著眼，小處入手。」

馬泰來先生的治學，實當此諺語之喻。我讀他其他的短論與小證，無不有此感受。

我知道馬泰來先生比我年少得多，而我近年來，卻時時以馬先生的這種治學心眼。作為服膺的對象。

六

專務於「金瓶梅」一書的探索，綿綿十七載矣！而我卻一直盤桓在「金瓶梅詞話」的天地間，連「崇禎本」都未正式涉入。近年來，由於研究的脚步，逐漸步入了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」（崇禎本），方始履及這部後刻的崇禎本「金瓶梅」，感於它與「金瓶梅詞話」有其血肉相連的關係。懷疑它與「金瓶梅詞話」是兩個不同底本之來源的想法，這一懷疑，可能是多餘的。下面，我提一個證據。

在「金瓶梅詞話」第卅四回，寫韓道國的老婆王六兒與小叔通奸，被好事的年輕人赤裸裸提去打算送到縣府究辦。韓道國知道了，跑到東家主西門慶面前，跪求幫忙，送個帖兒開脫了他們。於是小說上這樣寫著：

西門慶教玳安：「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。」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，在旁邊伺候。西門慶叫近前分付：「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，問是那牌那鋪地方？對那保甲說：『就稱是我的鈞語，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。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，改了報帖，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。』」那節級應諾，領了言語出門。

到了第卅九回，又有了「鈞語」二字。這一回寫西門慶玉皇廟打醮，官哥寄名在吳道官那裡。在施行打醮之前，吳道官著他第二個徒弟應春。送了天地疏來西門家。西門慶便接待這位吳道官的徒弟進來，書上這樣寫著：

那道士頭戴小帽，身穿青衣直裰，下邊履鞋淨襪，謙遜數次，方纔把椅兒挪到旁，另坐下。西門慶喚茶來吃了。（道士說道：「老爺有甚鈞語分付？」……

可是，手民卻把「鈞」字刻成了「釣」字。這情形顯然是手民之誤。但在崇禎本的「金瓶梅」，如日本內閣藏本、天理圖書館藏本，全誤刻爲「釣」字。

這一點，即足以證明「崇禎本」的底本是「金瓶梅詞話」，已無可懷疑。

（按崇禎本的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」，存世者現有四種，(1)北平孔德本（今歸北京首都圖書館）(2)日本內閣文庫本(3)日本天理本(4)北平馬廉本（今歸北大圖書館）。如論版本行款，日本內閣本與北平孔德本（首都本）同，日本天理本與北平馬廉本（北圖本）同。關於前述「鈞語」二字，日本內閣本與天理本，全與「金瓶梅詞話」的一樣，卅四回刻爲「鈞語」，卅九回刻爲「鈞語」。不知北平的「首都本」及「北圖本」，也有若是之誤否？吾未能見也。）

再說，劉輝先生的「金瓶梅版本考」●，談到「崇禎本」時，因爲他在「北圖本」的附圖中，發現到圖後有「回道入」的題辭，「回道入」乃清人李漁的筆名。遂懷疑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」的寫定，可能是李漁。實則，「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」乃崇禎年間的刻本，更是無法否定的事實。因爲該本有崇禎帝的辟諱字，第九十五回中的十多個「吳巡檢」，全刻成「吳巡簡」了。日本內閣本與天理本全是如此。想必「北京首都本」與「北圖本」，也不例外。

請劉輝先生就近查勘。

七

讀書求知，除了憑恃學養與智慧，更須輔以細心。我依據一己的讀書經驗，寫了幾篇有關讀書求知與求證的短文，也祇是感慨於大陸方面的「金瓶梅」研究者，下筆未免率意而浮泛。怎能想到那裡就寫到那裡，總應先去想想此一立說，有無事實上的基礎啊！

我們從事閱讀與史料研判，任誰都不免有疏忽之誤，像徐朔方先生爲我指摘出的誤失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。所以我寫了一篇「錯了就認錯」的答謝。同時，也誠心誠意的規勸徐先生，也應該迷途知返；「李開先寫定說」，缺少歷史的根據，不能再走下去了。

作者立說衍論，行文難免有其主觀的趨向。在史料的研判上，也難免會產上主觀上的偏失。所以我非常願意接受各方賢者智者的指正。「錯了就認錯」，這分接受批評的雅量，自信還是具備了的。

敬候教正焉！

附記：筆者於今年十月廿四日到香港大學演講，曾到友人梅節先生府上相擾，暢談數小時。承蒙提出其校勘金瓶梅詞話與崇禎本金瓶梅時，確已發現到金瓶梅詞話中的語言，有其不同底本的來源。此一問題，今經反覆思索探討，堪證此說正確。已寫專證之矣！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廿七日於臺北

① 該文刊於民國廿二年七月「文學」一卷一期。

② 該文刊於民國廿三年一月「文學季刊」創刊號。

③ 康熙年間，徐州人張竹坡評批「金瓶梅」為「第一奇書」，直言「金瓶梅」乃王世貞（鳳洲）作，且為之飾辭曰「苦孝」之說。

④ 鄭振鐸的「談金瓶梅詞話」及吳晗的「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」二文，其結論都認為「金瓶梅」之成書年代在萬曆十年到卅年之間。

⑤ 有朱星作「金瓶梅考證」，仍認為作者是王世貞。由於立論有誤，又無確證，無人附和，業已沈寂。

⑥ 認為「金瓶梅」（詞話）是李開先打從說書人的底本而重加寫定者的說法，據說乃吳晚鈴首議，但吳氏僅在演講中提到，未著之文字。而徐朔方則寫有「金瓶梅成書新探」等文，一再強調「金瓶梅」（詞話）是說書人的底本，由李開先寫定。但却未能提出說書人說「金瓶梅」的紀錄。再說何以由嘉靖到萬曆之間的七十餘年，竟無人梓行？

⑦ 徐州教育學院之張達芬，在運河師範服務時，提出「金瓶梅」作者乃山東嶧縣人賈三近說。一時新聞轟傳，認為張達芬已解四百年來之此一懸案。然終因所證實三近之說，乃穿鑿附會；尤以所例「金瓶梅」之語言是「嶧縣」話有八百餘條，幾無一條可以成立。此說今已無附和者了。

⑧ 上海復旦大學之黃霖，提出屠隆是「金瓶梅」作者說。雖然此說尚未能得到大陸學者之附和，然此說之可能性極大。筆者庶幾乎付出全力支持，又提出不少證見。敢言此說將成定論。

⑨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，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」出版了一本「金瓶梅論集」。徐朔方、劉輝合編。其中如徐扶明之「金瓶梅寫作時代初探」，卜健之「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補正」以及徐朔方的「金瓶梅的成書以及對它的評價」，洋洋灑灑數萬言，仍在強調「李開先寫定說」。惜乎仍未能提出嘉、隆、萬年間，有說書人說「金瓶梅」

的紀錄。該書第一篇是鄭振鐸的「談金瓶梅詞話」。按理，應把鄭說之成書萬曆說，一一予以否定，方能再去建立己之嘉靖成書說。先不去否定同一問題的吳說，只一味去自說自話，則非寫作論文的立論之道。

● 參閱拙作「金瓶梅別記」附錄(一)賈廉、賈慶、西門慶——金瓶梅的問題。

● 參閱拙作「開卷一笑」的編者是誰？(刊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五、六日中華日報副刊。)

● 參閱拙作「馮夢龍與金瓶梅」一文。(本文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八日在中央圖書館舉辦之「明代戲曲小說國際討論會」中發表。并參閱本書之「東吳弄珠客是誰？」及「欣欣子是誰？」二文。)

● 見日本漢語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繪製之「中國言語地圖」。

● 朱德熙的「漢語方言中的兩種反覆問句」及張惠英的「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？」兩文均已附錄在本書中，參閱附錄四。

● 見紀德著「新禮」：譯文是「舉起頭來吧！並非舉起來對天空，而是對地平線。……」(上海生活書店本)

● 我服膺於大路邊小草的生活活力，以及泉水之流的「放之成川，閉之成淵」的性格。

● 劉輝先生的這篇「金瓶梅版本考」，集在一九八六年六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之「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」。



魏子雲 安徽人，民國七年生，於抗日戰爭中從軍，未受
完大學教育。惟自幼習經，於國學頗有根基。在軍中擔任
編審工作多年，退役後轉任教職至今。已出版長短篇小說
、以及文藝論評、國文教學等二十餘種，且樂於國劇舞台
藝術，編有國劇劇本十餘種，著有國劇論述百篇，演出
之劇本，連年榮獲首賞。尤其對金瓶梅一書之研究，已建
立其國際間特出之地位；成書七種，踰百萬言，糾正前人
誤說極多。

目錄

自序.....I

第一輯 小說金瓶梅

一	金瓶梅（詞話）的故事——情節系要.....	三
二	金瓶梅（詞話）的人物——情節穿插與性格塑造.....	二四
三	金瓶梅（詞話）的語言問題（讀「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？」）.....	四〇
四	金瓶梅（詞話）的政治諷喻.....	四九
五	金瓶梅的色情問題.....	五五
六	金瓶梅婦女的感情世界.....	六四
七	金瓶梅小說中的現實社會.....	七四

第二輯 學術研究與批評